

主题文章

留守儿童的眼泪与未来

喻书琴等

《麦种》期刊编者按：“百度”键入“留守儿童”，出现 1530 多万条信息，“百度百科”中，关于留守儿童的词条也篇幅甚广。可见，留守儿童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。据权威调查显示，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 5800 多万，这些孩子从小经历到亲情的冷落和疏远，教育的隔离与败落，给他们心灵中造成隐藏的危机和压力，长此以往，易于酿造重大的人生悲剧，衍生社会冲突。本期的焦点关注，三篇文章，作者皆身为父母，他们以不同的立场和微末的声音，呼唤着明天的幸福。本刊也借此呼吁对“留守儿童”这一群体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或社会爱心人士，能向这些幼年孩童伸出关爱之手。

(一) 一个留守儿童父亲的心声

文/沙漠中的骆驼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中国经济的发展，涌现出大量民工潮，其中有许多年轻父母。他们为了家庭和生活，撇下自己的孩子，远走异乡，换取经济上的效益。这给孩子教育留下了更严重的问题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矛盾更加突出。

当我们回顾，当下的犯罪趋势越来越年轻化，有些还是未成年儿童，由于父母外出打工，孩子没人抚养，于是很早辍学，跟随父母漂流在外。父母白天上班，孩子在家无人看管，孩子去网吧，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，被铺天盖地的暴力与色情信息腐蚀，当他们没钱上网，于是偷窃抢劫，一步步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女孩子则很早就恋爱，十三四岁堕胎的大有人在。另外还有一类，就是家中有老人抚养孩子的，但这些爷爷奶奶大都没读过书，更不用说以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了。

由于国家施行计划生育，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孩子也只一两个，由于国家的经济增长，现在的农村也不缺钱，孩子都是爷爷奶奶的心头肉，哪里还会管教？本身孩子父母不在家，如果管教又担心孩子的父母有意见，长此以往，孩子便在娇生惯养中成长。

我对留守儿童有感触，因为我的家庭本身就属于留守儿童的家庭。在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夫妻俩外出打工，把孩子留在家中给两位老人看管，时间长了，孩子对我越来越冷淡，你和他说话，他也不搭理，甚至非常厌烦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，而且经常说谎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带她到温州打工，她来温州后根本没心思做事，花钱非常厉害，一件衣服买来穿一次就丢掉，不上班也不愿意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用很多方法都不能走进她的内心。更让我生气和痛苦的是她还不到18岁就恋爱，且离家出走，直到现在杳无音讯。

由于我的父母没有文化，导致视野狭窄，而现在的孩子受现代社会影响很深，故反差极大，无法沟通。这样的光景不只我的家庭。今年春节，一位老乡本来不回家，大年三十家里得知他女儿失踪，初一夫妻匆匆回家；另外一位家里打电话说他的侄子在网吧找不到了，让他回去一起寻找，最后在杭州找到时，整个人已神志不清……这样的事不胜枚举。

这些画面映入脑海，触目惊心。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父母绝望的眼神和滴血的心灵，看到了一个个幼小的心灵究竟在渴望什么？一双双迷茫的眼睛在张望着什么？是孩子错了吗？不！孩子是无辜的。他们没有错。他们为什么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他而去？让他们从小经历离弃之苦，他们该得到父母关爱却得不到，该拥有的家庭温暖却失去了。父母不在身边，他们没有安全感，感受不到温暖，心理受到创伤，心理渐渐扭曲。是父母的错吗？父母是无奈的，他们为家付出很多，他们知道对孩子付出不够，于是尽量用物质满足。孩子需要什么？是在父母身边享受家的温暖。物质是次要的，在这种矛盾中，谁应该承担孩子心灵的需要？说到这里，我的心在哭泣，我为失落的孩子哭，为更多和我一样的家庭悲哀。

孩子是国家的希望，是社会的希望，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。当一个孩子失落，预示着这个家的希望也失去了。当一群孩子出问题时，所在的社会秩序就会紊乱，使社会动荡；当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出问题时，这个国家也出了问题，国家出了问题，就是国家所有公民的问题。

实在说，基督信仰的文化理念是爱。抢救灵魂，传扬福音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在西方，基督教文化是主流文化，是影响社会和国家走向的文化。试问，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起到了什么作用？社会的责任感在哪里？近几年，常听很多海外宣教的言论，如果国内的事情都没处理好，这一批批的留守儿童将一步步沦为社会和国家的巨大负担，从历史上看海外派遣的宣教士，当他们的国家强大

时，他们的宣教就能做大做强（如 18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美国），因为每个宣教团体背后的支点来自国内。

如果任其发展，不出 20 年，这些留守儿童将给国家、社会、家庭，带来什么？一个国家的衰落，也就响应了宣教的进展，而农村的留守儿童对教会带来的危机可想而知。

我写这些，只想代表所有留守儿童的父母表达心声，希望教会能看到，能听到，并切实行动起来，给留守儿童一些关爱，比如在中国农村开办留守儿童托管所，帮助这些孩子，在心理上予以引导，建立他们的价值，培育他们的品格，归正他们的信仰，也为将来中国能够走出更多宣教士培育人才。✂

(二) 留守儿童·民工子弟·我的儿女

文/喻书琴

今年的儿童节，Myoyo（望京儿童乐园）有几乎免费的活动。早晨带雅歌箴言快乐地游毕回来，便看到新浪关于《留守儿童，草样年华》的专题报道，非常沉重，甚至惭愧。

上次回老家，也看到很多留守儿童，包括不少基督徒打工者的孩子，连主日学也没有，连玛利亚三个字也说不利落，连一本圣经故事也没有听过和读过。我很替这些孩子难受，然而难受又能怎样？除了那一个月教他们主日学以外，我们并没有从城市迁移到农村，扎根农村教会去帮助他们建立主日学。

农村，有留守儿童，草样年华；城市呢，有民工子弟，同样草样年华。

上月，去“爱加倍”打工子弟中心，走访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。年纪大的呆在幽暗的网吧里面逛，年纪小的就呆在肮脏的垃圾旁边玩，尘埃漫天的马路和尘埃漫天的草样年华……

相比之下，富二代或富三代呢？真是花样年华。在北京的望京，我居住的地方，一年会员费近万的国外儿童机构（比如“家盒子”）；一月园费起码二三千的私立幼儿园；一节课时费上百的早教中心，比比皆是。精英教育是要钱的，私塾教育是要钱的，素质教育是要钱的，华德福教育蒙特梭利教育是要钱的，包括主内儿童教育机构也日益面向中产和贵族。

我和我的孩子，尽管没有北京户口，没有任何社会或医疗保险，没有多余的钱，却比很多的草样儿童都幸运。

我丈夫做计算机，因着收入还不错的缘故，我辞职在家照顾一对儿女，顺带做些文字事工。这样，孩子不至于因为父母双方都得工作，需要送到福建农村爷爷奶奶处做留守儿童。

我在北京买了房，所以因着一纸房产证的缘故，有资格上小区便宜的公立幼儿园（一个月 900 左右），上附近的公立小学（几乎免费），上电脑排位的公立初中（几乎免费）。这样，孩子不至于因为是外地户口，而去昂贵的私立学校或去艰苦的民工子弟学校。

这真是需要感恩。但如果丈夫不做计算机呢？如果我们没有在北京买房呢？留守儿童？或民工子弟学校？或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？那些收入勉强维生也没有在北京买房的“80 后”，即将为人父母了，如何面对是妈妈还是奶奶照顾幼儿而收入减半的难题？如何面对儿女在京还是回老家上学而分居两地的难题？我们中的大多数能按国外基督教育儿理念，做幼儿三岁前的全职妈妈吗？进行反思应试体制的素质教育吗？大环境太不一样。

中国，从一出生开始，起点就开始不公了。社会资源不公，自然资源不公，教育资源不公，而且这种不公在剧烈扩大！即使是属灵资源，也同样不公。我和我的儿女们，或多或少参与了这种不公。比如女儿雅歌在北京有那么好的主日学环境（教会三四个孩子，四五个老师），那么好的家庭环境（孩子在父母身边，从小强化信仰教育），那么好的属灵资源教育环境（有杜博士亲子类的书，有儿童圣经故事的绘本）。当我和我家开始受惠于因经济资源、教育资源、属灵资源带来的小范围相对幸福，觉得周围小环境开始宽松自由时，便容易忽视中国大环境的民生苦难.....

我从未羡慕过那些“富二代”，但我未能免俗或说同样媚雅，本能中，希望将儿女培养成有好品格的主内绅士淑女，希望他们学绘画钢琴等才艺，希望为他们将来的教育开始早日做规划.....灵性好的时候，我的希望却是：他们从小敬畏主，并愿意吃苦耐劳，艰苦朴素，关注比他们社会成长环境差，心灵成长环境也差的小朋友，做下一代的宣教士。

所以，求神让我为儿女们的未来作“人往高处走”的本能筹划时，常常警惕自己好逸恶劳避轻就重的本能，常常回到十字架的原点——让自己和儿女走“水往低处流”的生命道路。因为孩子们生长的这片土地，还依然满目疮痍。✠

(三) 连加恩医生给儿子的信

文/连加恩

亲爱的儿子：

当爸妈以前，我只知道当孩子的心情，孩子们不喜欢爸妈拿自己和别人比来比去，现在自己当了爸妈才知道，天下父母心——从出生的体重、身高，还有双眼皮的角度，就已经开始了这场一辈子的竞赛。

当你出生第三天，爸妈把你接到坐月子中心，看你和其它“同学”一字排开，探望你的亲友就忍不住拿其它的宝宝指指点点：“你看这一排还是我们的比较可爱！”“你看那个是谁家的怎么那么黑？”等等。

有一次，我无意中听到你隔壁床小朋友的爸爸和亲友聊天，他指着你说：“天啊！为什么他的头比我们的大这么多？”

亲爱的儿子，爸爸答应你：尽量克制自己不要老是拿你和别的小孩比较，就算爸爸爱和人家比较，我会放在心里比，不会像那位爸爸，还大叫出来。

虽然，等你大一点去了学校，爸爸一定会要你好好念书，考试后，也会忍不住问你其它人考几分、在班上排第几名之类的问题。老爸其实很清楚，这些东西真正影响人生路的程度并不大；持续的努力、拥有好的品格、充满上帝恩典的际遇影响才大。

其实很多数字，好比你的出生体重、头围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亲友们聊天的题材，或拿来耍耍嘴皮子用的啦！

上帝给你的这个人生，就是最独特、最特别的，你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天底下有六十几亿人，每人自成一格，该怎么比？如果真的要比，爸爸告诉你，其实你的头也没有很大啦！

但是，如果你不小心和人家比较了、发现自己什么都赢人家，那代表你的责任更大了！爸爸在非洲的许多朋友，没有听过什么叫做“坐月子中心”，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睡在泥地上的草席，罩在盖剩菜剩饭用的防蚊罩里，为了躲避疟疾的威胁，孩子长到5岁以前，他们不敢宣称家里多了一个人，因为随便一个传染病就可能夺走他们的性命。

说真的，如果你比老爸非洲朋友的孩子们更聪明、更会考试或更有学问，爸爸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，上帝给你比较多一点，就是要你多付出一点。这些被你“比下去的人”，都是你的责任范围。你要用上天给你的才能，去做一些事情帮助这些人。

若用这个角度，爸爸就可以要求你好好念书了，目的不是爸爸可以拿你的成绩单，去和我朋友们的孩子比较；而是你被赋予了使命，用你的专业和贡献去改变你所在的世界，让那些没有你幸运的人，可以过得更好。

奉献一生给非洲的史怀哲医师，小时候也很爱比。他比什么呢？“比武”。

有一次，他和邻居的孩子打架，获得压倒性的胜利，那个打输的孩子说了一句不服气的话，改变了他一生，他说：“如果我像你家一样，可以天天吃肉，我就不会输给你了。”这话让年幼的史怀哲察觉自己的优越，都是建立在上天所赐的福气，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了不得。

当他进一步去思考：上帝给他如此幸福的成长背景、顺利的求学过程和不凡的天分之目的时，他决定把自己奉献给非洲无数可怜的人，来活出那一个目的。

亲爱的儿子，老爸常常觉得你实在很幸福，你们这一代的人都是。我告诉你这个故事，是希望你不需要等到和邻居打架，才发觉这个道理。

下定决心服务人群的史怀哲，在完成了医学、神学、演奏学三个博士学位之后，才踏上前往非洲的旅程。

每次，当老爸受邀作非洲服务的相关演讲，之后的提问中，年轻学子最常问的问题就是：“现阶段我们该如何准备，才能去第三世界服务？”有时，他们眼里还闪着真诚的泪光，让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，才算是够慎重。

直到一年圣诞节，在台北市政府广场有一个盛大晚会，现场集结了五千多位民众，在电视实况联机之下，我被邀请作短短地分享，当我拉拉杂杂地讲完要下台时，主持人“黑人”（他是艺名叫黑人，不是真的黑人），忽然让我措手不及地说：“那最后请你跟大家讲讲，要加入你们的非洲工作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”看着手表，我只剩一分钟可以回答，我随口答了一句：

“只要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，都可以去！”就下台了。

我想讲的是，拦阻我们愿意帮助别人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“比起别人，我还不够幸福！”的想法。

小学老师告诉我们：“不要成为手心向上，而要成为手心向下的人，因为向下是给，向上代表乞讨。”

如果我是小学老师，我会讲一句相反的话：“大家要先学会成为一个手心向上的人，当你把手心朝上，可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接受者，不断从这个社会、国家、爸妈、老师、校长和上帝那里领受爱的灌注，那么，你就可以把手心向下翻，把福气分享给其它的人。”

孩子，你要先体会自己是一个幸福的接受者——“知道自己从上天白白领受恩典”，然后分享你所领受的福气给人。上帝会给你更多，你就越有力量帮助更多的人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回路。✠

注：喻书琴，大陆“80后”基督徒；文字工作者；其见证集《展开清晨的翅膀》已由香港福音证主协会出版；

连加恩医生，在基督化家庭长大，医学院毕业后，前往西非服事贫穷人，又在互联网发动“垃圾换旧衣”运动，搜集一大批旧衣服从台湾运到西非。他的故事曾改编为电视剧。该文是他写给年仅两岁儿子的信，让儿子在二十年后阅读。

本文原载于《麦种》期刊，第25期，2011年1月；由该期刊顾问舍禾传道供稿转载，谨此致谢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廿四期，2011 年4月。